

方方

# 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

方方 作品

鲁迅文学奖得主



小说卷

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大系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小说卷

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大系

# 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

方 方 作品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 / 方方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7.10

(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大系 / 何向阳, 张莉主编. 小说卷)

ISBN 978-7-5513-1301-8

I. ①在… II. ①方…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8327号

### 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

ZAI WODE KAISHI SHI WODE JIESHU

|      |                                                                    |
|------|--------------------------------------------------------------------|
| 作 者  | 方 方                                                                |
| 责任编辑 | 耿 英 卢虹竹                                                            |
| 装帧设计 | 梵香图文                                                               |
| 内文设计 | 前程设计                                                               |
| 出版发行 |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br>太白文艺出版社(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br>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 029-87277748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
|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
| 字 数  | 307千字                                                              |
| 印 张  | 19.5                                                               |
| 插 页  | 4                                                                  |
| 版 次  | 2017年10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513-1301-8                                             |
| 定 价  | 38.5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

联系电话: 029-87250869



## 社会变革中的女性声音

何向阳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目睹社会进步的中国作家，未曾缺席于社会变革的记录，而在中国社会前进历程的忠实的录记者中，当代中国女作家已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于新时期蹒跚起步、于新世纪日臻成熟的当代女作家，无论其社会观察的视野，人性探索的深度，还是对人类文化的传承与借鉴，对艺术风格与艺术手法的积淀和历练，就整体风貌而言，都较 20 世纪初、中期女作家写作有极大的进步。文学史将会对这一代，甚或几代女作家的写作成就做出高分值的评估。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受益者的当代女作家，正以她们敏锐的洞察和细腻的书写，投入中国突飞猛进的现代化进程中，并为后人提供着观照和研究这一时代变化的精神档案。

20 世纪末，我曾以《夏娃备案：1999》为题，对 1999 年的由女作家写作、以女性作为主人公的十二部小说加以梳理。20 世纪、21 世纪的世纪更替之年，中国女作家经由写作提出的一些与自身、与人类相关的问题，给出了寻勘身心发展的道路，其对于性别心理与社会发展的深入思考，不仅丰富了文学的承载量，更提供了人类认知自我的新经验，比如铁凝《永远有多远》传递给我们母性教育的传统乃至本能；王安忆《剃度》展示了特立独行的时代女性的决绝个性；而方方《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让我们看到的是女性在亲密关系中寻求自我的渴望或是在他者身上印证自我的失败。分歧的，共生的，冲突的，裂变的，未成型的，已板结的，需解冻的，身体的，心灵的，灵魂的，我们从她们的文学中得到的东西根植于一个国度一个时代却终将超

越对一个国度一个时代的了解。

哲人曾言，“女性的进步是社会进步的一面镜子”，足见女性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文化亦然。女性的文化进步是社会文化进步的投影，其实两者更是深层互动的，女性对于文化、身份、性别、社会的思考，已成为推动整体社会向前运动的力量。

这种力量的成因源于中国女性在 20 世纪经历的三次解放。1919 年，新文化运动，使中国妇女从封建性的三从四德中解放出来。这次的解放，思想解放意义大于经济独立意义，男女平等平权的思想深入人心，于此，如丁玲、冰心、林徽因、萧红等女作家写出了她们年轻时期的代表作。其中，《莎菲女士的日记》《生死场》影响深远。1949 年，新中国成立，宪法规定男女平等，中国妇女的地位与作用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上的独立使其摆脱了对男性的依附，而在各领域取得进步与成就。女作家得益于这一社会风气之先，丁玲、杨沫、茹志鹃等均有佳作推出，中国女作家的写作开始受到国外研究者的重视。1978 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思想上的解放使作家焕发出极大的创造力，女作家作为思想活跃、敏感的一个群体，在思考社会问题的同时，更注重对性别文化的勘探。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宗璞《三生石》等作品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探索。三次思想文化上的洗礼和社会发展的互动，使得中国文学在 1978 年之后迎来了迅速发展的黄金时代。

中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时期的文学被称为新时期文学，新时期文学近四十年来，女作家写作发展迅速，可以说，就是从这个新时期开始，中国女作家集体发声，并以其强劲的写作，呈现出时代女性对于社会发展的文化“干预”。巾帼不让须眉，这种独有的文化现象引人瞩目，以致在新世纪成熟壮大，被一些文化研究者们称为她世纪。20 世纪 80 年代，女作家的性别觉醒与文化自觉开始较早，她们在关注外部世界变革的同时，开始关注内心，关注精神。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抗抗《隐形伴侣》写社会问题，但却是女性立场上对于情感的深度审视与叩问。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关注精神上的两性平等与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以及知识分子女性在爱情与自我之间试图寻找到一个两全存在空间的努力。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反思男性文化传统，也对传统女性化写作提出了颠覆性的质疑。刘西鸿《你不可改变我》《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红》的女性书写，将“我”与“你”即女性与男性的一系列性别问题提出来，并均做出了来自





女性个人的答案——你别无选择！你不可改变我！其勇敢的姿态更是对历史框定的女性顺从与懦弱的文化性格的诘问与反叛。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叶文玲、池莉、赵玫、范小青、裘山山等佳作频仍，其在多个文体间的跨越更打磨了小说的锋芒；90 年代始，林白、陈染、海男等期望通过身体而将视点拉回到性别关注上来。这种写作在历史、个人、身体、社会、情感间跳跃，呈现出女性写作的犹豫和艰难的自我调整。而从 20 世纪 80 年代《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90 年代《羽蛇》，到 21 世纪《炼狱之花》《天鹅》，三十年跨度始终坚守女性精神自我深度写作的徐小斌引人注目。新一代女作家，注重隐藏在身体性后面的社会文化，不那么尖锐，更倾向温暖、幽默、智性的表达，但她们心底仍然保留着一个完整的女性空间，如徐坤《厨房》、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潘向黎《白水青菜》、魏微《大老郑的女人》、盛可以《手术》、叶弥《小男人》等，都体现了以女性文化视角介入历史现实的丰富性追求。

新世纪伊始，女作家写作成果斐然，杨绛等老一代作家也有新作推出。张抗抗《把灯光调亮》在坚守其新时期开端之作《北极光》的浪漫主义理想底色的同时，强化了传统知性写作的典雅；叶广芩《梦也何曾到谢桥》《黄金台》为代表的我称之为“后视镜”式的写作，在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可持续性发展的探索方面可谓独树一帜；方方的《水随天去》等探讨经济不平衡发展对于纯真爱情的挤压；蒋韵《心爱的树》《完美的旅行》《行走的年代》试图在对“已逝”岁月的追踪中确立传统价值的独立性；林白《长江为何如此远》和《妇女闲聊录》提供给了我们回溯历史与观察现实的与众不同的角度；孙惠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等系列作品将观察点定位于出走与还乡两大母题，使其作品在现实性的叙事之上平添了哲学的意蕴；葛水平《喊山》《地气》承续了中华山川地气中深藏的诗意之美，其利落的行文中苍凉的味道耐人寻味；邵丽《明惠的圣诞》聚焦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日常生活的个人体验与情感微澜；金仁顺《云雀》《桃花》等根植饮食男女，其心思缜密又声色不动的叙事兼具温润与冷凛两种魅力；乔叶《走到开封去》等承续了她个人创作中对“慢”的探求，审视的目光于小事情间不经意扫过，却如探照灯一般揭示出最深处的幽怨和最原始的黑暗；鲁敏的写作确如“取景器”，隐秘的、细微的、节制的，带有缠绕感甚或是残缺的生活，成就了她小说的“气象与光泽”，《思无邪》《饥饿的怀抱》均写日常生活的不如意处，却在极

简主义式的写作中透出干净与温暖；付秀莹《爱情到处流传》《六月半》篇篇出手不凡，以感伤与坚忍并存的从容气度体认着中华美学的精髓，并使诗化小说通过个人的写作向前推进了一步；滕肖澜《美丽的日子》等笔触在沪上弄堂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间腾挪有致，有柴米油盐的实在，也有细碎世俗中的温情；阿袁《长门赋》《鱼肠剑》等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丰富驳杂，其小说的精神分析与反讽意味承接了现代写作的传统。

以上列举的只是活跃于文坛的当代女作家群体的一小部分。无论是社会发展还是写作环境，当代女作家们都身处一个创造力得以充分发挥的时代。1977年以来，作为中国文学长篇小说最高奖的茅盾文学奖，评出九届，有四十余部长篇小说正式获奖，女作家占八部，所占比例五分之一。1995年以来，作为除长篇小说以外的其他门类文学作品的最高奖鲁迅文学奖，已评六届，共有二百多人获奖，女作家超过四十人次，所占比例五分之一。1980年以来，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出十届，获奖者中，女作家在小说、童话、幼儿文学（绘本）等均有收获。20世纪70年代始评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者中多次见到女作家的身影。而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下属的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会设立的中国女性文学奖，有效推动了女性文学的创作与理论探索。获奖只是专业荣誉，更广泛的社会承认，还包括作家文学作品的读者拥有度、文学作品的文化艺术衍生品以及国外研究与译介，在此不一一列举。总之，女作家无论创作还是思想，都表现出不让须眉的强劲实力，她们通过文学所表达的对于社会人生诸多问题的思考，在整体上已然超越了文学史上她们前辈的书写。

这就是我们今天编选《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大系》的原因。当今世界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置身于这样一个时代是作家们的幸运，作为中国社会变革的见证者，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女作家，她们的录记、思考与贡献，我们不能忘记。

2017年10月12日 北京

（何向阳，女，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出版诗文集《思远道》《自巴颜喀拉》、理论集《夏娃备案》、专著《人格论》等，获鲁迅文学奖，作品译成英、俄、西班牙文）

## 目

## 录

1/暗示

31/树树皆秋色

75/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

117/出门寻死

174/水随天去

235/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

283/评论 方方的文学新世纪——方方新世纪小说阅读印象

299/方方著作年表





## 暗示

—

叶桑想起衣服没有洗时，黄昏已经结束了。空气中有一层粉尘的色彩。叶桑笑笑对自己说，我今天简直糊涂了。

于是她便开始把脏衣服往洗衣机里送。邢志伟那时候坐在沙发上打电话。在邢志伟抑扬顿挫的声音里，叶桑把最后一件衣服塞进洗衣桶。

水便开始旋转起来。叶桑凝神望着衣服和洗衣粉渐渐地被卷入水中。有一支歌恰好进入她的耳朵。唱歌的人似乎很动情：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感情深浓得让叶桑觉不出来这歌是从窗外传入还是由洗衣机里那个小小的漩涡中扑面升起，隐约中只觉得那支歌如同一个人的低语。她笑笑，觉得人生很矫情。应该说叶桑日常还是很喜欢有流行歌曲萦绕耳边的，但这不影响她对流行歌曲实乃“无病呻吟”的总体评价。叶桑说就像人人都明白腌菜价廉而无营养，却仍然喜欢吃一样。邢志伟的妹妹正是唱流行歌曲的，听了叶桑这一说，从此不进她哥哥的家门。

旋转的水翻起了邢志伟的一件衬衣，叶桑忽然想起忘了搜搜邢志伟的衬衣口袋。她又一次笑笑对自己说，我今天简直糊涂透了。上回有一张红色电影票在里面，结果将那件很漂亮的“鳄鱼牌”衬衣染了色。邢志伟说电影票是公家发的，看的是《焦裕禄》，还强化说李雪健演得土极了。邢志伟那天对叶桑尤其殷勤，叶桑心里满不是滋味，却没有追问。她想书上常说在这些小

事上穷追猛打男人是最没出息的女子才会做的事。她天天都这么想，倒真也宽心了好多。

叶桑听着那支缥缈而来的歌，怀着散漫的心情自我调侃。这回如果再摸出一张，难保邢志伟就不会说是刚看的《大决战》。想着，她的手居然就真在衬衣口袋里触到了什么。

这是一张淡蓝色的字条。外面的“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仍然坚持情深意浓地低语。蓝字条上写着：老地方见行吗？好想你啊。落款为丁香。字迹娟秀得很有暧昧色彩。叶桑的头皮顿时一哆，满眼金花便如尘土纷纷而落。她想，这也是因为今天我的糊涂所致？

叶桑拿了字条走到邢志伟跟前，她的心口隐隐地痛。邢志伟是在给他的上司打电话，虽然唯唯诺诺却也还没忘记把马屁拍得恰到好处。叶桑便将字条展开放在邢志伟面前，然后在沙发的另一头坐下。她一脸冷然地盯着邢志伟，心说，我看你怎么跟我交代？

邢志伟放下电话，拿起字条，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出现，只是用一种淡淡的口气反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想要干什么？

一时间叶桑倒呆住了，因为她的确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已由低语变成了号叫，以一副荡气回肠的姿态在叶桑和邢志伟面面对的距离中穿行。在叶桑的怔忡之间，邢志伟面不改色心不跳且还浮出一脸冷笑，然后，看也没有看叶桑一眼便甩手而去。

随着门眶的一声响，低语和号叫一瞬间全部消失。叶桑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口冷气便从头一直渗到了脚心。她想要哭，可眼泪终于还是没有流下来。地上新铺的塑料地板被她适才仔细地拖过一遍，了无灰尘。叶桑望着地板想，如果眼泪落在上面，一定会显得很晶莹的，而且在顶灯的照射下还会有反光。如此想着，她还是没有眼泪。

夜便是在叶桑无泪地坐在沙发上时进入深处的。虫鸣声音很微弱，却明显是浓妆重抹着夜色。邢志伟一直没有回来。叶桑想，这么说是去了那个“老地方”了？是同那位“丁香”在幽会？正拥抱和接吻吗？像当年她领教过的一样，有一只手伸入那个丁香的胸部，然后一直往下滑着？然后用一种做报告似的语言说要做“更深入的了解”？叶桑想着头皮竟发麻，时不时地有嗡嗡声袭来，胸口也有些堵。叶桑心说我的眼泪该不是已经像河水一样地在



脸上泛滥了吧？

然而叶桑的眼泪还是没有落下来，这使她多少有些意外。后来闹钟便响了。它在每天早上固定的时间里响起，使一个空空的房间生出家庭氛围。叶桑用手在脸上揩了一把，站了起来。无泪的脸很是干燥。叶桑便走进卫生间，精精细细地为自己洗了一把脸，将长发盘上了头顶。在盘发时她甚至想起一个叫韦唯的歌星。叶桑一直觉得自己的头发跟韦唯的类同。她知道韦唯嫁给了一个美国佬，而且跟他生了个孩子，正在从一流歌手的位置上往回走。从报纸正面上看，她很幸福，可从反面呢？叶桑想，那可就难说了。叶桑为自己煮了一碗泡饭，夹着一点榨菜丝简简便便地吃完，拎了自己出差常用的包，便出门了。她没有为邢志伟留条，她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想过留条这件事。

叶桑走出宿舍大门时，太阳刚好出来。阳光照耀着她的脸，像晒化冰块一样轻易地将她脸上一夜未眠的疲惫晒散。她叫了一辆的士，用一种她自己都觉得十分从容的声音对司机说，往前走。她几乎没有看一眼她已经住了八年之久的那幢宿舍楼，便一走永远不回头。

的士载着她在绿树浓荫中穿行。路过了邢志伟工作的那栋豪华的大厦，大厦以刺目的姿态从他们面前晃过，她却犹如没有见到一般。

司机说，不在这里停？

叶桑反问道，凭什么要停那里？

司机说，我只是问问，因为从你们那幢楼里出来的人很多都是在这里停的。

叶桑冷笑一声道，你倒像懂得很多。可我不是。

司机便很不悦了，说，你去哪里我不管，可是你要告诉我我得朝哪边开。

叶桑足足想了五分钟之久，才说，也许到下关码头比较合适。

## 二

叶桑搭乘的船是江申号。船是傍晚6点半开的。一声长鸣，轮船离港，叶桑方霍然而惊。她意识到自己是离家出走了。她想，我会到哪里去呢？我是不是还糊涂着？

叶桑买的是四等舱船票，她印象中自己原本是打算买二等舱的。家里的钱主要为邢志伟所赚，她想狠狠花一笔钱，权当出气。可不知怎么，她还是

只买了个四等舱。这使她瞬间想起一个词：鬼使神差。她想这是最恰如其分不过了。

四等舱里十来个人，而且乡下男人居多，臭气烘烘。叶桑在她的床位上呆坐了三分钟，便怀着满心的厌恶走了出去。她走到了船尾，倚在船舷边。她眼里仿佛是满眼风光，又仿佛空空如也。然后她就一直待在那里。

船很笨重地在两岸灯火的相夹下缓缓而行。船过之处，像一把锐利的刀，将平展的江水开膛破肚。翻开的浪便白花花地沿着刀口朝着两边翻卷去。但只是一会，被船劈开的刀口便愈合得天衣无缝，就仿佛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一样。叶桑想这就是水，随之又跟着想起一句老话：女人如水。叶桑这么一想，心里便生出觉悟。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叶桑想。她觉得自己总算晓得这句话的来头了。这老话本来就是男人想出来的。女人一直以为是夸女人的，是指女人的清爽和柔顺，却从来也没有真正意识到它的刻毒之指：女人不仅有开膛破肚之痛，还须将这痛楚掩盖得天衣无缝。因为女人就是水。

天便在她恍恍惚惚的觉悟中黑透了。江上白色的浪花倏然消失，只剩得一匹硕大的黑缎子在叶桑的面前涌动。这种涌动一直随船而行。来自空中抑或是来自船下阵阵不安的喧哗与悸动也一直随船而行。两岸的灯在叶桑凝视江水的两眼边角渐明渐灭，好像被风吹熄，也好像被船所弃。殊途同归，无论吹熄或者遗弃，总之全都是在一望无际的幕布间消失。

涌动中的行走，令叶桑突生一种心驰神往的感觉。她想这种流动是多么有意思呀。是什么样的动力在驱动着它这样长流不息呢？它的最深远处究竟是喧哗着的还是静谧着的呢？融入流水间会有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为什么人不能活在这生生不息的水里呢？赤裸裸着彼此都对对方透明？叶桑由不得轻叹一口气。一个苍老的声音便在她叹气完后响起，孩子，你不是想不开吧？

那支低吟过又回荡过的歌声伴随而来，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叶桑回过头，莞尔一笑，还好。她看到一个银髯鹤发的老头。老头黑白分明的两只眼睛令叶桑凝固了她的笑容。那声音依然苍老着，不要乱想了，平平安安回家吧。老头说完便走，他行路如飘，像一个没有体重的人。叶桑忍不住有点毛骨悚然。

几近半夜时，叶桑才回船舱。舱里已鼾声四起，呼吸的臭味填塞在所有的缝隙里。和叶桑床对角的上铺有一个人在昏黄的灯下看书。在叶桑爬上床



暗示

的一瞬间，她似乎听他用如幽灵一般的语气问，你还不走？叶桑吓了一跳，心说他这是什么意思？她抬起头用眼睛盯着他。那人却全然漠视她的存在，从容地翻看着自己的书。叶桑充满着疑惑和惊异，她想，除了他，还有可能谁说话呢？叶桑终是没有想清楚，在困意袭来时，她便倒头睡了去。

虽是臭气扑鼻，可叶桑还是做了梦。早上醒来，她忘了梦里的内容。依稀只记得有浓雾滚滚，雾中有一只手使劲向她挥舞着，仿佛还有叫喊，声音尖锐得把雾撕成碎片。至于叫喊的内容，她使尽全力也回忆不起来。

早饭，叶桑泡的是方便面。这是一种绿色袋包装的排骨鸡面，是邢志伟最爱吃的一种。脑子里一浮出邢志伟的形象，她便突然忆起梦中大雾里摇摆的那只手。套在手上的衬衣袖子正是邢志伟所穿的鳄鱼牌，那上面蓝色的线条清晰可见。这是叶桑有一回到深圳去专门为他买的。思路至此，叶桑泡面的手由不得颤抖起来。她想邢志伟在向她召唤吗？他和那个丁香睡觉睡得不如意了？可是因为那个丁香是个平胸？邢志伟以前说过，他喜欢叶桑就是因为她的胸高，而他邢志伟一看女人的胸脯平得像个飞机场就胃口大失。叶桑挺了挺身子，低下头观察了一下自己的胸部。当她清晰地看到自己深不可测的乳沟时，突然觉得她周围的人也都盯着她的乳沟往深处观察。她赶紧双手一护胸，手上的方便面却哐的一下落在地上。她张皇地望着同舱的乘客。大家也都把视线投到了她的身上，眼神显得很特别。不知是哪个床铺上的声音说，有没有烫着脚？船上有医务室。叶桑的鞋上全是面，脚背热乎乎的，她呆了一下，说，没有。

船到终点时，叶桑的脚已经红肿得行动不便了。疼痛令她逃离了无休止的冥想。叶桑想果然自己现在不行了，一碗面竟也能使她步履艰难。

码头上没有任何人来接她，这很自然。因为叶桑买了抵达终点的船票，可她究竟会去哪里，自己却连想也没有想过。船在她意识空白中到达了汉口。当叶桑看到了龟蛇两山和江汉关的大钟时，一刹那间竟有些惊愕，随之内心便有一股激情在冲动。她想原来是回家来了。回家的路，是不需要意识做指引的，本能便可把人领到家。

叶桑再次打了的士。她一上车便用熟练的方言说，到珞珈山。

她的家便是住在那个山脚下面。她忽然想起小时候和两个妹妹一起在上捡橡子玩，然后躲在树丛后拉屎的事。有一回，一男一女两个大学生正在

她们拉屎时挽手而来，随后又在她们视野里亲吻，吓得她们一声也不敢吭，屎也拉不出来。那是一个冬天。她仿佛从那次起，每次上厕所便会浮起她儿时看到的那组镜头，然后就有了便秘的习惯。等她大学毕业以后，再到山上，地上已经找不见橡子了，以前的树却依然是青绿青绿的。她为此感到很奇怪，甚至神秘。

叶桑推门进家，爸爸不在家，妈妈竟也不在。只有二妹坐在窗口，举着一片树叶，对着阳光照看。叶桑走到她的身后，她浑然不觉。叶片上的经脉清晰可见，有如丝丝血管。二妹自语道，暗示。

叶桑说，二妹，我回了。

二妹仍旧看着树叶，但嘴里却答了一句，回了么？

叶桑说，二妹，是我呀。

二妹说，是你吗？

叶桑说，我有两年没有回家了，你未必（方言，难道）看也不看我一眼？

二妹说，你要我看么？

叶桑于是叹息了一口。她走进她曾经和两个妹妹共住的房间。房内陈设如旧。二妹二十岁时精神分裂，业已五年光景。叶桑总觉得她被分裂的不是精神而是年龄。二妹仅如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脸上满是童稚的神气，一副茫然的样子看着大人，说一些她听不懂的话，有所不如愿发起脾气，也不过是坐在墙角嚤嚤地哭泣。二妹发育得却十分饱满，像叶桑一样，也有很高的胸脯。二妹在大学三年级时喜欢了一个男孩子，喜欢得如痴如醉，一天不见便神思不定。男孩子似乎为了回报她的爱，同她有两次幽会，并且两次都热烈地亲吻了她。第三次幽会在黄昏。二妹脉脉含情，用手扯着树上一片片的叶子。那男孩从她手上拿过一张叶片，便告诉二妹他不爱她，只是感激他对他的感情。二妹当时便呆了。男孩子不敢直视她，举起树叶，对着阳光照看着。树叶变透明了，一览无余地展示着叶脉。男孩子说，我暗示、暗示、反复暗示你多次我的意思，你都拒绝意会。二妹呆说，暗示？次日上课时，二妹竟不顾讲台上的老师和满教室的同学，一个人站起来，反复而沉痛地说，暗示，暗示。语气凝重而怪异，令满座肃然，一时间竟出现好几分钟静默。自此以后，二妹便休了学。

叶桑躺在小妹的床上。客厅里的老式挂钟当当地响了几下。这是父亲最





爱之物。叶桑知道，这是姨妈有一年从新疆回来，送给爸爸妈妈的。二妹走了进来，坐在一张椅子上，钟声还在响着。二妹凝视着叶桑，嘴上说，是暗示，你意会了吗？是暗示。叶桑目光所至的天花板上突然显影出波涌的江水，雪白的浪惨烈地向两边翻卷。一只手拂了过来，只几下，水竟至平静，有如一幅温情的风景画。叶桑说，是，我意会了，是暗示。二妹说，你不能，没有人可以意会。

### 三

天黑了好久，仿佛一个世纪。叶桑听到大门有开锁的声音。叶桑想他们回来了。

爸爸妈妈是同小妹一起回来的。爸爸惊讶于叶桑的突然而至。爸爸说，这太让人意外了。

妈妈显得很高兴，拉着叶桑看了又看，说，女儿回家有什么好意外的？

小妹扑了上来，欢叫着，太好了，大姐回来得正是时候。

叶桑淡淡一笑，推开小妹，说，我的脚痛。

爸爸妈妈方才看到叶桑的脚已经穿不下鞋了，两个人便一起惊呼大叫起来。

电话铃响的时候，叶桑正在抹药。妈妈接过电话，听了一下，转手交给叶桑，意味深长地说，是你的。叶桑迟疑片刻，还是接了过来。线那头传过来的是邢志伟的声音。邢志伟用一种平静的口吻说，你到底要怎么样？叶桑没有说话，她将电话挂断了。

二妹说，暗示？

叶桑望了她一眼，回答道，是的，暗示。

妈妈立即厉声对二妹一吼，你进屋去。

叶桑望着二妹走进房间的背影。忽而她也站起来，慢慢地走了两步，说，我好累，我想睡了。便踩着二妹的影子进去了。叶桑能透过背脊感觉到爸爸和妈妈面面相觑的神色。当她掩上门时，忽听得妈妈低呼了一声，我的天啦！

早上天亮的时候，叶桑醒来。床边坐着一脸灿烂笑容的小妹。小妹说，早，大姐，睡得好不好？

叶桑一笑，说，还行。

小妹说，想不想听听我的事？

叶桑说，什么事？

小妹说，我要结婚了。

叶桑说，是吗？

小妹说，就是爸爸前年带的那个研究生，宁克。

叶桑想起有一年她回家探亲时在码头见过的一个高个子男孩，是爸爸委托他帮忙接船的。男孩子很儒雅，也很殷勤，假期中常到家里找爸爸进行专业询问，爸爸不在家时便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同叶桑聊天，喜欢用专注的目光凝望叶桑。叶桑说，哦，是他？

小妹说，大姐还记得他？

叶桑说，当然。

小妹便拍手笑了起来，太好了。昨天两家爹妈会晤过了，今天他哥要请我吃饭，大姐你跟我一起去吧。他有哥撑腰，我有姐壮胆，扯平了。

叶桑想起那年返回的时候，送船的还是宁克。在船上，宁克久留不去，直至船要起锚了。叶桑只好先开口谢别。宁克突然说，早认识你几年我就不会让你离开珞珈山，你不该和我错过。叶桑当时只是一笑，说，你真能犯傻呀。宁克说，你不信？叶桑说，我信。可现在我得跟你说一句很迫切的话，再见了。宁克便挂着一脸的伤感下了船。叶桑当时觉得男人如此这般十分可笑也十分可爱，此刻却又莫名地生出些怅然。

小妹说，宁克会打的来接我的。

叶桑说，我不去，我没法走路。

小妹说，有车哩，不需要走。

叶桑说，我说了我不去。

小妹讶异地望着她，片刻才说，大姐，你这次回来很特别。

叶桑淡淡地说，是吗？也没什么。只不过，我不想你硬把你的幸福感强加在别人头上。

小妹说，姐夫怎么欺负了你？我饶不了他。

叶桑说，这件事与你无关。

吃早饭时，桌上便很沉闷，只有二妹时而说一声，暗示。小妹磕了一下碗，说，二姐，你就不能一个字不说？或者换几个字说说。你说得让我觉得



天下无处不是暗示。叶桑心里一怔，觉得天下果然可不就无处不是暗示？

爸爸妈妈都忧伤着面孔。爸爸沉默不语，妈妈不断地给叶桑夹着小菜，而平常，她只是为二妹做这些。叶桑想，妈妈这是暗示我和二妹一样了？

叶桑刚放下碗，爸爸郑重其事地对叶桑说，叶桑，爸爸要跟你谈一谈。

叶桑说，谈什么？

爸爸说，谈你的心情。

叶桑说，心情是可以谈出来的吗？

爸爸说，是不是跟邢志伟闹矛盾了？

叶桑说，谈不上矛盾。

爸爸说，那为什么突然跑回来，而且不听邢志伟的电话？

叶桑说，我只是想回来看看爸爸和妈妈，不行吗？

爸爸说，诸事都有因果关系。看爸爸妈妈也不是心一动就可以回来看的。

叶桑忽而想起两个小和尚关于风动还是幡动的论争，慧能大师说是心动。

叶桑点点头，说，是心动。

爸爸正色道，跟单位请过假了？

叶桑有些茫然地望望妈妈。忽而忆起，她果然忘记了请假这一说。妈妈叹息了一口，说，就让孩子先在家轻松地过几天吧。

爸爸面带怒容说，这都是你的遗传，孩子一个个都经不住事。已经废了一个，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再废一个。

二妹说，爸爸暗示？

叶桑瞥了二妹一眼，她想二妹真绝。叶桑说，我还不至于吧。我只是想休息休息，我觉得好累。

妈妈说，你何必危言耸听？孩子只是觉得累，回家来休息休息，顺便看看父母嘛。

爸爸说，我有预感。三十年前我跟你结婚的那天夜里，看见一只手在窗帘上摇来摇去，我就晓得那是一只惩罚我的手！现在要一一应验了。

叶桑大惊，一只手？她恍若入梦，梦中那手摇摆着，叫喊的声音是什么呢？

暗示。吐出这两个字的竟是小妹。爸爸和妈妈一起扭过头望着她，瞠目结舌。